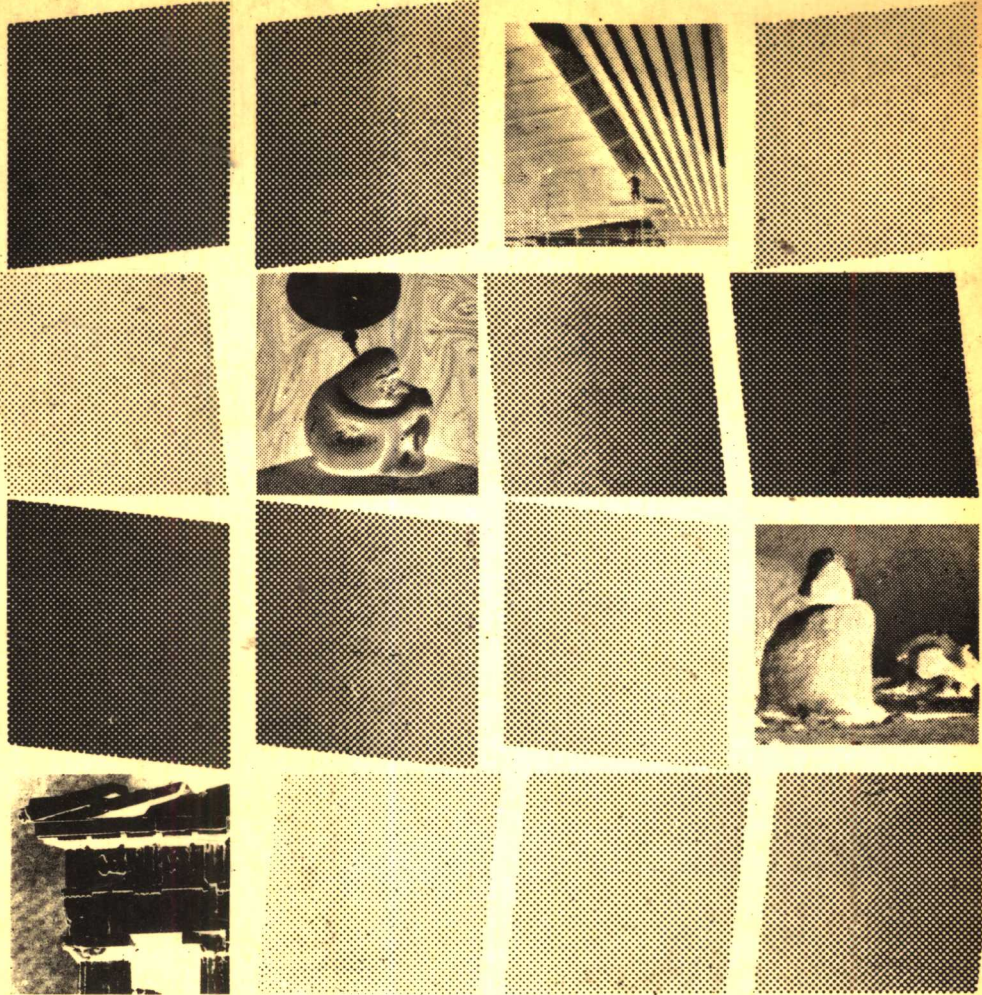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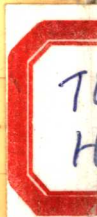




著 德寶漢

化文與會社・築建

本訂修



建築

•

社會與文化

建築社會與文化

作者：漢寶德

發行：境與象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富錦街三五九巷一弄五號五樓

電話：七六八八七六九

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

局版臺業字第〇四九一號

郵撥：第二三三二八號境與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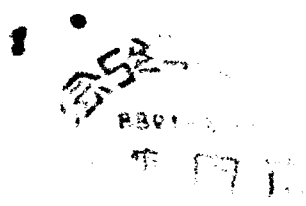
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書局六十九年四月再版

定價：新台 \$43.50

印刷：沈氏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二四四六六・三七一三七六〇



序自	02
導領方地與設建市都	05
題難本基的業事劃計市都內國	11
鄉故的斯浩包	25
題問統傳的築建國中	41
現浮與留滯的統傳	57
觀境環的人國中談漫	67
築建代現的培羅葛	81
想思流主的前當築建國美	91

- 103 **築建與體媒衆大**
- 117 **息信即體媒釋**
- 123 **機危證自與築建**
- 135 **論勞疲的術藝統正反**
- 147 **築建州加與婆巫女仙**
- 157 **象意的築建衆大**
- 171 **向方與策政的設建化文談談**
- 183 **?落沒的明文方西**
- 191 **題問居民的前當國我**

自序

這本集子是收了最近幾年所寫的一些短文而訂成的。大部份在境與象雜誌上發表過。我把它定名為「建築、社會與文化」，因為這些年來我寫的東西都不是單純的建築問題的討論，而是自建築牽連到現代社會的問題，牽連到現代文化的問題。有少數的文章，簡直是先自社會或文化的問題着手，最後才與建築連上關係的。我把它收為一個集子，一方面希望建築行外的朋友們藉着它了解一些建築，同時也表示我個人對建築的看法，其輪廓模糊了，其核心越蒼白了。

決心出這個集子是去年秋天自歐洲回國之後。開始時，打算把「建築的精神向度」再版，增訂，但轉而一想，覺得「精神向度」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了，我應該改用一個新名子，不但表示集子的主要方向不同，而且表示我個人在思想方面的轉變。當然這個轉變不是一天形成的，只能說是隨個人學養、識見之發展，逐漸肯定了早期潛存在心底的疑問，認識了事實的真相而已。

在「精神向度」的階段裡，我已經感覺到建築是社會性的藝術，但我是自「建築是社會活動的舞臺」的角度來看這個定義的。因此，在隱約中，我為建築而驕傲，為自己能參與這樣偉大的工作而自豪。但是到今天，我的感覺隨着年齡、經驗的增長，那種英雄氣概失掉了，開始體會到建築與社會、文化的真正關係：建築只是社會，文化外顯的形態。欣賞一種建築，要自欣賞一個社會及其文化開始才成。這不表示我不再承認建築的重要性，而是表示英雄式的為改造人類實質環境為目標的建築在我心目中逐漸失去其地位了。

老實說，我目前的心境雖然如此，並不表示潛存在我心中那英雄式的願望已經完全消滅。只是經驗告訴我，建築這種職業是卑微的，世上沒有卑微的職業而能有英雄式的表現的，而大有為的建築師必須對社會具有大影響力之人物的傳聲筒。所以偉大的建築原是社會的產物，建築師等於一具

樂器，一支號角，看這個社會如何吹奏而已，所以國內的建築水準低落，一方面沒有良好的樂器，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不懂的如何吹奏的社會。

而且我眼看著臺北市在土地投機者的操縱下建造起來。臺北市在自未開發到開發這一過程中，失去了一值得人羨慕的機會，成為擁擠、紊亂、面目可憎的城市。在這個過程中，建築師所扮演的角色是相當可悲的。但是我不忍心責備他們，因為建築原是一種卑微的職業。一個有自尊心的建築師如柯比意者，要說：「建築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心智的習慣。」

我很驕傲的說，建築對我只是一種心智的習慣了。由於這樣，我發現建築佔據在社會、文化的核心。自建築環視一個社會、一個文化，使我有他人所不易有的視野。我很慚愧的說，這麼多年浸淫於建築之學，所能了解的只此而已，所能用以教學生的，亦如此而已。

路易士·康曾說：「建築並不存在，只有建築物存在。」



這個集子的出版得力於郭肇立助教的幫助，他是一位沈默寡言而能力極高的青年，我只把工作交給他，一切就如期完成了。由於集子中的文章先先在發表時都附有啓示性的插圖，收在書中很不適當，我曾提示說如能有漫畫家的手筆就好了。誰知他就在東海建築系的同學中發現了一位出色的漫畫家，為本書插了五十張精彩的圖。

陳道亮同學初次的漫畫插圖而有如此高水準的成績，實在為我這本冊子增光不少。我覺得他在這方面的天才是值得大家欣賞的，相信他會為此而大有成就。可惜本書所印，已因版面之故而縮小，較原作略感遜色，在此特向同學與讀者們致歉。

修訂版序

「建華、社會與文化」已出版數年。因為讀者不多，我出書常常沒有考慮到再版，這本書也不例外。所以今年初需要再版的時候，發現沒有保留紙型，只好重新排印。

藉着重排的機會，除了改正錯字以外，就徹底予以修訂。這本書所收的文章各種形式都有，有些是我自己寫出來的，有些是錄音的編寫，有些是演講的記錄。這一次把其中的幾篇大加刪改，更改題目，並索性抽掉了兩篇。同時又把近年在報章上發表的三篇與本書性質有關的文章收進來，使與再版的時間相符，也增加本書的可讀性。

再版的安排是由賴玲珠小姐幫助完成的。

民國六十八年冬 梁實德

都市建設與地方領導

稿講社輪扶中台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我很高興有機會會在這樣一個集會中談談與我本行極為有關的，都市建設的問題。我不是一個內行的都市計劃家，只是一個對都市建設有極大興趣的建築師。但是我為什麼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這個對各位演講的榮譽呢？那是因為，在國外的幾年中所學，所作，所觀察的結果，使我深信，都市計劃的名稱太狹小了，太表面了，計劃家的工作有時太鑽牛角尖，不能促成有力的行動，反而不如一些有熱誠的外行人，能積極的，廣泛的推動都市的發展。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具有這種熱誠的外行人，很願意借此機會對本地最有力，最易地方建設熱誠的組織，說一說我的看法，而且希望把這種熱誠傳染給各位。

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是「都市建設的地方領導」。我不談計劃而談建設，因為計劃是技術性的，屬於計劃家；建設則是每一個市民的責任，尤其是市民領袖們的責任。我今天要談「地方領導」，因為都市建設的有效領導是必須發自於地方的，而今天我有此榮幸，正是面對各位地方的領袖談話。我深信，今天談都市建設，談臺中市的都市建設，沒有各位的插手，沒有各位的行動，是沒有一點可能的，今天我就是來向各位說明這個道理。

第一點要向各位報告的，是現代任何城市的積極建設一定是地方力量的表現，而地方的力量實在是以地方領袖們代表的。這句話一定要強調，因為在本省，大家談都市建設，過份把它當作一個政府的事業，政府一點也不懷疑是自己的責任，地方人士與一般民衆又覺得與自己毫無關係，有了問題，只知道指責政府。

這種想法是一種錯誤，可以從幾方面說。一方面，某一市之建設，關乎當地全體居民的利益。市民的生活環境是都市建設的主要目標，如果當地居民不關心，誰會是最關心的？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一個群體的文明，是一個社會大眾共同支助的文明，而後者可以來自孤立，甚至「老死不相往來」。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它的局部出了問題，全部會受到影響，產生嚴



。響影到受會皆體全，題問了出部局，體機有個一是市城。

重的後果。這句話是不是真實的呢？

如果我們回頭看看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城市，甚至我國歷史上的城市，就會發現城市居民休戚相關的意義。在那個時代，城市是一個結實的圍牆，裡面的居民除了謀生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是當敵人來侵襲的時候，共同保衛城池的安全，一致對外。如果有一環防守失利，全城都要遭殃。所以在歐洲城市傳統下的居民，有強烈的「市民」意識，而今天英文中 Citizen 一字，已意為「國民」，但它的原意本是自「市民」演出來的。

這種休戚相關的市民觀念，在中世紀以後，就發展成一種「守望相助」的鄰里精神。這應是現代一些都市計劃家所強調的。現代都市的防衛性意義已經失去了，但是鄰里新精神仍是城市生活所迫切需要的。在一個具有這種新精神的社會裏，可以產生深摯的鄉土愛，以抵制現代工業社會的過份冷酷無情。同時這種鄉土的情感，就是大家重視鄉里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城市不僅是一種感情之產物，尤其在近代工商業社會加速了社會的流動性，「鄉土感」是慢慢的淡了。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我們很嚮往但很少見的感情了。我個人覺得，這種感情是值得大家設法維護與提倡的。

即使從純物質的立場來看，現代都市中休戚相關的意義還是很容易了解的。現代都市從組織上看，很像一個生命體，大家都生存在一些有形無形的脈絡上，如枝葉之相附。上個月，本市鬧得很兇的排水溝堵塞案，是大家所熟知的，試想一個小小的排水溝，在不能協調的情形下會幾乎動搖大家對市政府的信心，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在現代城市裏，深宅大院已不能完全與社會隔離了。院牆隔不了噪音，隔不了空氣與水的污染，隔不了傳染病，尤其隔不了一個衰敗的社會。從物質的觀念看，城市的水、電、衛生設施、建築管制，無不使各居民與當地緊密的連結起來。若說只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所謂「自掃門前雪」，是



。的調強要所家劃計市都些一代現是應，神精里鄉的「助相望守」。

絕不可能的了。

從另一方面看，政府是做不了這件事的。在今天政府組織所碰到的問題有很多。首先是地方政府的權限太弱，沒有充份的財源，沒有批准地方發展計劃的權力。這一點實在是很嚴重的，它的影響很大，對於都市建設的影響可說是絕對的。試想一個小鄉鎮，只要有了公佈的都市計劃，要因一時之必要，更改某一巷道的位置與寬度，都需要層層上呈批准，一直到內政部，有效的都市建設，如何實施的呢？今天因戰時首都都在臺北，若回到大陸，內政部在南京，管轄上千上萬的市鎮，誰敢去動腦筋去更改一下道路的寬度呢？對都市建設而言，這個地方的權力是要向中央爭取的。我們應該自地方發起運動，要求中央修改法律。地方利益，只有地方人士知道，地方的政府與議會可以判斷正誤，中央如何能下最後決定呢？

我國是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有很多好處，但是對下級市鎮非常不利。所以在我國，一個城市要有較便利的建設，需要先變成院轄市。這自然不是每一個城市所能做到的。在美國，由於城市有相當權力的自主權，故城與城間，有因大小而影響不同的現象，卻沒有因城小而與聯邦隔閡的現象，他們沒有市的階級之分。

中央集權的政府，傾向於由中央計劃全國，或由省計劃全省的市鎮。它的好處是可補救若干小城市人力與財力的不足，但它的壞處是很難做得周全，幾乎不可能做得合適。其最大的壞處是剝奪了地方建設的原動力；地方人力與財力的利用，使地方完全居於被動之下。這一點對於一些團結向上，有建設鄉梓之野心的地方人，是一種極大阻力。在美國，地方城市目標遭遇到中央集權的問題，這一點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內政主要分野之處。但是它們的集權主要在稅收方面。各城市失掉了財稅的來源。他們對這問題的解決，是由各市分別向聯邦政府申請款項。而聯邦政府是按照各地的主動性與各地方計劃的適當程度來決定經濟協助的，這是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在現階段的情形看，政府做不了事。地方政府既無權又無錢，因此亦不能吸收有力之工作人員。中央或者在不直接關懷的情形下，對地方發展的態度是冷淡的，而常常無法也不能權衡其重要性。

各位先生，我並不是在批評我國的政府制度，也沒有意思拿歐美的觀念來批評我國的地方自治體系，因為各國的情況不同，有時是不能移植的，我只是深深的感覺到一點，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這個問題，提供一些有力的答案，去抵銷這些制度帶來的缺點，地方建設是永遠無法完成的事。

所以今天我很大膽，而且很直率向各位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臺中地區適當的健康發展，是今天在會場中各位的責任。各位是地方上有名望，有地位，有領導潛力的仕紳，如果把各位的影響力組織起來，不但可以立刻產生工作的計劃，而且毫無疑問的會影響政府的決策，輔助政府工作的不足，當然，建設工作是需要很多金錢的，這自然不是各位所能負擔的了，但是各位的熱誠應該可以提供一些計劃組織，推動的資金，這為數是很有限，而從服務地方的觀念來看，這種貢獻是最有意義不過的了。臺中地區有幾個大學，擁有上萬的學生與上千的教員，讓他們從象牙塔裡走出來，在各位的組織與領導下，建設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的臺中市。

這個建議不是我個人的發明。美國各城市的建設都是有地方領袖的組織來支持的。他們在城市再建的行動開始時，就有地方領袖的意見在內，而大部份的建設計劃，特別是舊城市的再建計劃，地方人士通常是主腦，政府的工程與計劃部門只是執行的機關而已。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地方領導，與他們的質略有不同，發揮力量不能完全一致。從另一方面看，各位的責任比他們重大得多。美國政府與民衆的關係通常是聯誼性，希求互相之了解，希求得到地方的輿論支持，因為他們多具有很強的政府。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的政府甚至還不了解都市建設的意義，即使他們了解，也因財力所限無力發揮。而我國賢能在野的觀念，使才能之士不願覓求公職，地方有才能的人士，

亦有無處發揮之感。

換句話說，如果在本省，各市有這種民間組織，組成力要更緊密而工作的熱誠要更深摯，所接觸的問題與進行的工作要更廣泛。這樣一個組織不能只是諮議性或點綴地方自治的，而是行動的。這些行動包括對市政府的協助與批評，因此他必須得到市政府的合作，乃至市議會的充份支持，它必須與地方的輿論連結起來，以發揮力量。

因此，這個組織要包括地方上各方面的有力人士，如同貴社的組織一樣。在臺中市的一個姊妹市，美國紐海文市的建設組織中，就有類似的一個組織，我順便向各位報導做為一個例子。紐海文是康州的一個小城，人口不到廿萬人，以耶魯大學聞名於世，近幾年來，以城市建設的模範為全世界所熟知。他們有一個非常有力的市長及市政府，又有一個有力的「市民行動委員會」。這個行動委員會包括了工商界的領袖、耶魯大學的校長、職業界的醫師、律師、宗教等有力人士。他們的活動資金由廿三個工商業組織幫忙提供（一部份來自政府）。

紐海文的這個組織有一些委員會，可以反映他們工作的方向與內容，我也在這裡介紹出來，供各位參考。第一，他們有一個「國民住宅與法規實施委員會」，協助政府調查，研究住宅問題，及分區計劃的缺點，提出建議。他們幫忙政府制定並實施建築法規。第二是「教育委員會」，對國民學校與國民中學及職業教育，有配合當地人力發展的調查與研究。第三是「人類需要委員會」，這裡包括了青年問題的研究、娛樂設施之研究等。與都市建設甚有關係的兩個委員會，包括「建築研究委員會」，「中心地區發展委員會」。除了這些積極的委員會外，他們與社會發展行動計劃的組織，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介紹紐海文的這個組織，是說明地方領袖能幫忙於都市建設的一些方向，並不表示臺灣亦應有同樣的一些委員會，但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我個人對臺中的情形是很陌生的。在今天這個機



。素因要主的感士鄉是解了的史歷。

會中，願意向各位社會先進請教幾個問題。比如說，臺中公園是省內的一個名勝。記得七、八年前，我剛來臺中時，覺得公園確是一個很好的去處。事隔多年，我自國外回來，想重溫幾年前的舊夢，可是公園成了一片凌亂，毫無情趣可言，因而有一位自美來旅行的朋友聞名臺中公園，我都不敢帶他去看了。我們有沒有一個市民的組織，對這件關於地方榮譽感的公園有所行動或至少提出質疑，並積極的進行改善計劃呢？國外每一個城市總有一個市民組織，由政府承認其權利、監督、審核市內有關市容與觀瞻的建築設計，甚至選擇主要地區的建築現用途，臺中市有沒有一個機關或組織在推行這個重要的任務呢？臺中市不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但它亦有歷史，它曾被稱為文化城，那麼我們有沒有一個積極的民間組織，去編寫，整理城市的發展史，記下發展中的重要史蹟呢？歷史的了解是鄉土感的主要因素。我在美國住在波士頓只有三年多的時間，由於遍訪了市內外保存良好的美國開國史蹟，使我感覺到對城市的發展有了很明確的了解與同情，當我離開時，竟覺得有一種憐悞不捨之感，到今天，提到波士頓，還覺得它是我的故鄉之一。大家聽起來，也許覺得荒唐，但我確實遇到很多人，是因此而決定在該市一輩子不再離開的。

說到這裡，已經浪費了大家不少寶貴的時間。很抱歉，各位或許希望聽到一些都市計劃方面的實質問題，可是我却選擇了這樣一個題目，我覺得目前臺中的計劃可說是千頭萬緒，無從說起，而一切解決的起點，是看各位社會先進們的行動與態度。所以不揣冒昧，與各位談這個問題。我知道，在我國的社會中，這樣的想法與作法都要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如果我們要建設臺中市為一個理想的居住城市，我們必須有一個開始，而這個開始在我認為就在各位的一念之間，謝謝各位。

內國 業事劃計市都

稿講系會社大台 題難本基的

各位同學，作爲一個從事實際建築與都市計劃的從業者，又加上教書匠的身份，今天站在各位未來的社會學家的面前談談我國都市計劃的問題，感受是很複雜的。一方面，我感到很惶恐，因爲在國際上，都市問題成爲最爲大家所注目的問題，而社會家已代替建築師，成爲大家尋求答案的主要對象，我以一個社會學的外行人，居然敢對各位談都市計劃，實在也有點太膽了。而另一方面呢，我又很高興的接受了各位的邀請，到這裡來同大家談談，是因爲在某種意義上，在頗爲民衆所誤解的都市計劃這門行業裡，我忽然感到有了很多熱心的同志，忽然感到若干年來被目爲純工程問題的大問題，有了無限潛力的生力軍。想到這裡，我的精神大大的被鼓舞起來了。

各位同學，我相信今天來談國內的都市計劃的事業，必然要談到最基本的問題。因爲我幾年來，直接間接的參與了若干計劃工作：與國內計劃界保持着互相了解的關係，但是要我今天在這裡同各位同學談談實質的建設，我敢說，是無可談的，要與各位談談即將展開在我們面前的遠景，我相信，也是沒有甚麼值得提出的。很可悲的是，這麼多年來談建設、談計劃，甚至聯合國的顧問也已經任滿而申請延期，期滿而回國了。我們做了甚麼呢？我們要做甚麼呢？計劃界的朋友大約都同意：其結果是相當接近於零的。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向各位致歉，我既不能在此對各位介紹我們的成就，又不願販賣國外的東西，只好談談大家也許沒有興趣的因素問題了。

我想我們要了解國內都市計劃事業的困難，必須自都市計劃的基本觀念的認識着手。這些年來，我聽到很多熱心的朋友們，政府的或非政府的，都在抱怨實際工作上的困難，大家懷着一腔熱誠却有莫可奈何之感，只好聚在一起，聊聊就算了。爲甚麼在座的先生們都是明白人而又無法執行計劃呢？爲甚麼我們在國外那麼多有計劃學養的朋友回國來轉轉就再也不回來了呢？我們已經到了應該在根本上反省的時候，自根本認識問題之存在，我認爲，是僅有的一個重新制訂政策以適應國內情況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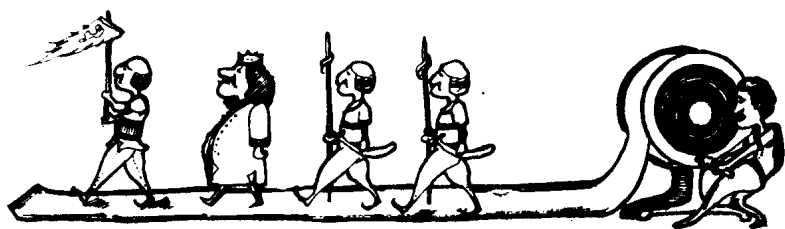


下之制控的定一在長成與生發的市都使爲的目的劃計市都。

甚麼是都市計劃？爲甚麼要都市計劃呢？這個問題也許過份教科書味了。因爲其答案可以在教科書中找到，回頭談這個教科書的問題，雖然很幼稚，有時却可幫助我們反省以收正本清源之效。我想我們都沒有興趣去翻教科書，去記憶那些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爲城市所下的無數的定義，我們有自己的頭腦，可以很常識的去找尋答案。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都市計劃的目的在使都市發生與成長在一定的控制之下。爲甚麼要控制呢？這裡面暗含着兩個意思：第一、都市之發展是有一種內在的動力，如果你不加以控制，它會成爲脫羈之馬。各位同學，不加控制，都市會成爲甚麼樣子呢？是一種災難嗎？真像脫羈之馬一樣，終於把馬上的代表理想與幸福的貴婦毀滅於塵土嗎？我們要反省的是：都市果然沒有計劃就不成嗎？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可發現在廿世紀以前，雖然有些局部的與大規模的建築的計劃，幾乎可以說在人類史上沒有所謂都市之計劃。所以有人說，都市是生成的，不是計劃出來的。世界上都市的發生、成長與衰退，雖然不必一定要用生物的生命來做比喻，但無疑是有它自己的邏輯，而這個生命的動力及其邏輯，似乎是世界性的，不必一定要限於那個區域，那個時代。

我拿這個很明顯的事實向各位交代，是希望各位了解，都市之需要計劃是有它一定的目標，一定的理想的。在十九世紀以前的都市雖未經計劃，現代的歷史家却都認爲是完善的反映了當時的文化。社會科學的學者們都知道，在傳統的英美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文明中是容不得計劃的觀念的，不但是都市計劃、經濟、社會的計劃均在他們的反對之中，今天我們要計劃，要控制，並不是現代的人類沒有方法建造一座反映自己文化的城市，而是說，在現代的文化中，有些我們所不喜歡的東西，有些使我們覺得，特別是站在人文主義者的立場，有不能切合我們人生目標的內容。到這裡，我可以提出現代都市計劃的觀念中所包含的第二種意義，亦即我們加之於這匹野馬的羈勒，是帶一種理想主義色彩的，換言之，是一種在倫理、人文的準則之下，所由之設定的一些基



。劃計市都於等不並，程過的長成種一是路馬開。

本準則。因此，我們要肯定一個不加控制的現代都市是一種災難；其意義不是在失掉了控制，現代的都市不能夠順利的成長，而是說，我們對現代都市的認識，摻了很多意識形態的爭論，對文化的界說。這實在是一個高關於哲學的思辨的層次討論。

很抱歉，我要把各位誘導至這樣一個虛無飄渺的層次。我個人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雖然平時也喜歡理論，但通常是討厭在理論上打滾的。可是如前所說，我認為今天在國內不能不對這問題作一很基本的了解。都市計劃在最近的幾十年中，特別是在戰後，自純理論到社會的與經濟的理論與方法，到純技術面的工程問題，可以說已經是具有廣含性的一門大學問。我們可以上天下地的隨便找出一些有關都市發展的問題供我們辯爭與討論。但是在談到其他一切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認識都市計劃的來源。

這一點在開發中的國家特別重要。由於都市計劃是與現代工業文明所出來的，故我們很自然的想到它是一種現代進步國家的產物，一種文明的產物。對於開發中的國家，我們似乎很輕易的就把這一新的東西搬過來了。移植的過程非常簡單，好像請美國人來臺灣開電子工廠一樣自然，竟把它的基本意義忽略了。開發中的國家，特別今天在我們國內，對於技術的、社、經的理論也許有所討論，但絕少討論更進一步的意義的。而很不幸的絕少的實際負責的政界人士甚至對次一層次的社、經問題有任何了解，有些人甚至認為開馬路就是都市計劃了。西方文明國家豈不都是馬路寬敞，屋宇華麗的嗎？

各位同學：我想也許我們只有了解，所謂都市計劃不等於開馬路時，才能談到更深一層的意義。我相信各位未來的社會學家，不待我說，也感到馬路式計劃之荒謬了。然而你可能會問我，開馬路的計劃如不是計劃算是一種甚麼行為呢？

我的答覆是，那是都市自然成長的行為。波斯帝國以來，人類就在為自己的城市開着馬路。這